

永樂大典

卷一萬一千六百
二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六百二 十四巧

藻

洪武正韻于果切水草通作藻又與縹同又文辭曰藻謂藻有文而辭如之又華飾曰藻藻謂如衣裳之縹縹火黼黻也杜詩傳士卒冕藻注和陸敬悅如冕之戲於水藻也禮記玉藻注以藻刺貫玉為冕飾雜采曰藻天子五米亦作藻許慎說文藻水竹也以此竹从水果聲詩曰于以采藻于時切藻藻或从藻爾雅若牛藻非藻注似藻芋大江東呼為牛藻即馬藻釋也若一石牛藻江東呼為牛藻藻之禁大者也詩石而一于以采藻左傳云藻藻藻藻之菜以此草好聚生故古語藻藻藻到聚也毛傳云藻聚藻也陸機云藻水草也生水處有二種其一種葉如錦蘇葉大如著長四五尺其一種葉大如銀葉如蓬蒿謂之翠藻又云此藻人謂之華藻馬登聲也此二藻皆于食東也後去體氣水起修葉為若若夫場州人儼然可以當穀食海藻藻謂曰藻又名海藻郭云華藻也一名海藻如亂髮生海也本草云藻一名華藻一名藻首一名海藻注云生海島上其色如亂髮而大小許華大如海菜顧野王玉篇藻水中菜也藻同六頭元孫干標字藻藻上生下張參五經文字藻藻二同音干徐鉉通釋于華反丁度集

永樂大典卷一萬一千六百二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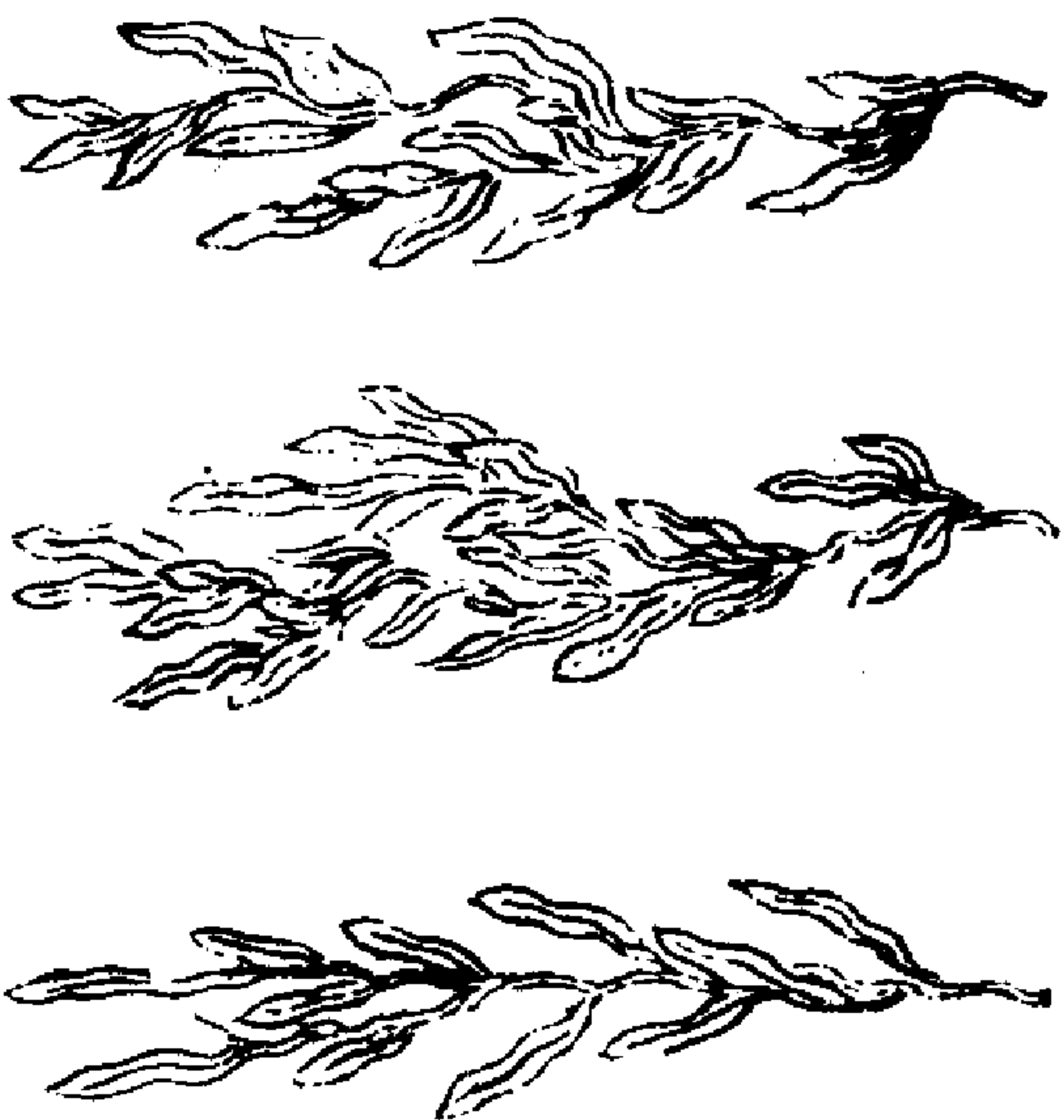
韻藻或从藻作藻从絲作縹司馬光類篇側較切婁攢廣千標字藻俗字或同一書效古者畫藻以為飾故因之為華藻文藻又冕有縹就車亦有縹就上有縹藉以米絲為之亦作藻歐陽德隆押韻釋疑詩魚藻玉藻篇天子玉藻十二梳注藻本又作藻音早郊特牲王戴冕藻十二梳二字通用不可變押此藻字新制添入雖無明文云與藻字同然即上兩項出處參之其義同班固廣雅云藻藻如春華此藻字韻中不收宜知押行均龍龍手鑑茶俗藻正音平又彩色也韓通時五音類聚葉子道切楊桓六書統精母藻从艸藻聲藻雜藻或从藻聲藻雜藻或从縹聲縹雜藻从艸从水果聲與藻同轉从艸从水果聲也酒也从水果省聲古文態也韻會舉要商清音左傳藻藻之菜是也今俗名瓜菜陸佃曰藻水草有文者出乎水下不能出水以藻自絮書藻大取其清明藻并非特取文亦以標火今屋上覆標謂之藻并風俗通官室象東井刻荷菱水草所以厭火周伯琦六書正誤从艸水會意果聲俗作藻非通諫聲音文字通藻水竹也从艸於水上定意繡於九章取其潔也韻會定正精果切今屋藻并名藻并者藻取其清潔有文且以厭火燭故畫之并則言其形似也字切精果精精字藻

鳧之戲於水藻也或言魚藻亦以其如此類大家訓或問東宮舊事六色
 對蝦畏何等物當作何音答曰按說文云若牛藻也請若威音鴉玃切即
 陸機所謂蓋藻葉如蓬者也又郭璞注三蒼亦云蘆藻之類也細葉蓬茸
 然生今水中有此物一節長數寸細茸絲圓繞可愛長者二三十節猶竹
 為蒼又寸斷五色絲橫着線股間繩之以象若草用以飾物名為若於時
 當繼六色罰此若以飾紵帶張敞因造絲帶畏耳作限齊民要術詩曰予
 以米藻注云聚藻也詩義疏曰藻水草也生水底有二種其一種葉如雞
 蘇莖大似蒼可長四五尺一種莖大如釵股葉如蓮謂之聚藻此二藻皆
 可食煮熟按去腥氣米麵糝蒸為茹佳美則揚人飢荒以當穀食天鵝子
 無陽篇天鵝子通孝王之苑俯方池指洋藻而歎御者曰莫歎夫洋之泛
 於水也藻之根於水也同出乎水洋之所適自然也藻之根于水不得猶
 洋之自然也雖然洋也未離乎水其於藻也莫問謂之自然亦未也吾是
 以數理之
 散殊也

海藻

水藥大典卷一萬一千六百二

三



本草神農本經名醫別錄海藻味甘鹹寒無毒主瘰癧氣頸下 破散結
 氣癰腫癢癢堅氣腹中上下鳴下十二水腫春皮間積聚暴積留氣熱結
 利小便一名落首一名薄生東海池澤七月七日採曝乾及甘草 陶隱
 居云生海島石上黑色如亂髮而大少許葉大都似海菜又有石帆狀如

永樂大典

卷一一六〇二

栢瘴石淋。又有水松狀如松瘴溪毒。東開寶本使陳藏器本草云此物有馬尾者大而葉者本經及注海藻功狀不分馬尾。海生淺水如短馬尾細黑色用之當浸去鹹。大葉藻生深海中及新葉如水藻而大本經云主結氣瘰癧是也。爾雅云綸音蘭似綸組似組正為二藻也。海人取大葉藻正在深海底以繩繫腰浸水下則得旋繫繩上五月已後當有大魚傷人不可取也。嘉祐本草爾雅云海藻注藥草也一名海蕪如亂髮生海中藥性論云海藻臣味鹹有小毒主辟百邪鬼惡治氣疾急滿瘰癧氣下墜疼痛核腫去腹中雷鳴吐幽作聲孟詵云海藻主起男子陰氣常食之消男子瘡疾南方人多食之傳於北人北人食之倍生諸病更不宜矣。陳藏器云馬尾藻大寒搗傳小兒赤白游疹火疔熱瘡搗絞汁服去果熱熱痢止渴生水上如馬齒相連。又云石帆高尺餘根如漆上漸軟作交羅文生海底度計蘇主婦人血結月閉石淋。又云水松葉如松葉食之主水腫亦生海底吳郡賦云石帆水松是也。日華子云石帆平無毒紫色梗大者如筋見風漸硬色如漆多人飾作珊瑚裝。圖經曰海藻生東海池澤今出登萊諸州海中凡水中皆有藻用南時云予以採藻于沼于汜是也。陸機云藻水草生水底有二種一種葉如雞蘇莖如筋長四五尺一種

永樂大典卷一萬一千六百二

四

莖如似股葉如蓮蒿謂之聚藻扶風人謂之藻聚為發聲也。二藻皆可食熟按其腥氣水乾糝蒸為茹甚佳美荆揚人飢荒以當穀食今謂海藻者乃是海中所生根著水底石上黑色如亂髮而廣大小許葉類水藻而大謂之大葉藻本經云主瘰癧是也。海人以繩繫腰浸水下則得之旋繫繩上又有一種馬尾藻生淺水中狀如短馬尾細黑色此主水瘡下水用之陶隱居云爾雅所謂綸音蘭似綸組似組東海有之今青苔紫菜皆似綸昆布亦似組恐即是此也。而陳藏器乃謂綸組正謂此二藻也。謹按本經海藻一名薄而爾雅謂薄為石水又謂薄名海藻自有此二名而注釋皆以為藥草謂綸組乃別草若然隱居所云似近之藏器之說亦未可的據。又注釋以石水為水苔一名石髮石髮即砂塵也。色類似首而處濕為異。又云薄菜似雞舌而大生海底且砂塵下自有條味性功用與海藻全別。又生江南池澤乃是水中青苔古人用以為紙亦青黃色今注以為石髮是也。然則薄與藻皆海藻之名石髮別是一類無疑也。昆布今亦出登萊諸州功用乃與海藻相近也。陶又云凡海中菜皆瘰癧瘰癧結氣青苔紫菜草亦然。又有石帆如栢主石淋水松如松主瘴毒兵都賦所謂草則石帆水松劉涓子注云石帆生海嶼石上草類也。無菜高尺許其葉離樓

相貫連死則浮水中。人於海邊得之。辨有見其生者。水松葉草。生水中。出
 南海交趾。是也。紫菜。附石生。海苔。正青。取乾之。則紫色。南海有之。東海又
 有一種海帶。似海藻。而長且長。登州人取乾之。柔韌。可以繫米。物醫家用
 下水。連於海藻。花布之。類石。髮令人亦乾之。作菜。以蒸。腫嗽之。尤美。青苔
 可以作脯。食之。皆利。人苔之類。又有井中苔。生。發井中。井蓋皆主熱毒。又
 上有垣水條。云。生古垣牆陰。蘇恭云。即古牆北陰。青苔。衣也。生石上者。名
 昔那。屋上生者。名屋游。大抵主療。略同。陸龜蒙苔賦云。高有走松。早有澤
 葵。散巖實者。曰石髮。補空田者。曰垣水。在屋曰昔那。在藥曰涉。麓是也。无
 松生古无屋上。若松子作層。澤葵。兔葵也。雖曰異類。而皆感无石而生。故
 陸推類而云。爾。今人罕復用之。故但附見於此。无松。即下條。昨菜。何草也。
 廣志謂之爾。有。或成。或云。或言。楮木上多。松。我土。木氣。淺則生。无松。然亦
 不以爾。今醫家或用。作女子行經。絡。藥。涉。麓。古方。治。虛。冷。下。利。最。安。范。注
 治腹中留飲。有海藻无。又有瘰癧酒。方用海藻一斤。絹袋盛。以清酒二升。浸
 春夏二月。秋冬三日。一服兩合。日三酒盡。更合飲之。如前。津。暴。乾。末。服。方
 寸七日。三不遇。兩劑。皆。長。廣。濟。瘰。癧。氣。勝。既。急。方。宜。下。氣。昆。布。膠。法。高。麗。昆
 布一斤。白米泔浸一宿。洗去鹹味。以水一斗。煮令向乾。掣長三寸。闊四五

永樂大典卷一第千六百二

分仍取葱白一握。二寸切斷。學之。更。煮。令。昆。布。極。爛。仍。下。鹽。酢。豉。務。調。和
 一依。雖。法。不。得。令。鹹。酸。以。生。薑。橘。皮。椒。末。等。調。和。宜。食。梁。米。糲。米。飯。海。藻
 亦依此法。極下氣。大效。無所忌。政和本海藥云。主宿食不消。五疔。痰。壅。
 水氣。浮腫。脚氣。青脈。氣。且。良。雷。公。云。凡。使。先。須。用。生。烏。立。并。紫。背。天。葵。和
 海藻三件。同蒸。一伏時。後。日。乾。用。之。肘。後。方。治。頰。下。瘰。癧。如。梅。李。宜。連。清
 之。海。藻。一。斤。酒。二。斤。清。數。日。稍。飲。之。又。方。治。頰。下。卒。結。囊。欲。成。瘰。癧。海。藻
 一斤。洗去鹹。酒浸飲之。紹興本云。海藻生於海中。亦海菜之屬也。性味主
 治。具。載。經。注。今。醫。方。用。此。治。瘰。癧。疔。及。下。水。頗。驗。當。從。本。經。味。苦。鹹。寒。無。毒
 是也。陳衍賢。本草折衷。續說云。藻之生於海者。故以海藻名。即本條所
 載。性用者。是也。藻之生於河者。則以水藻名。即詩所詠。米子。行。潦。者。是也。
 郭坦達千金方。拔毒膏。治熱腫。丹毒。細切。水藻。熱。研。厚。傅。乾。則。易。之。且。謂
 天下之冷。無過於此。然海鹹。河淡。其二藻。各隨所出。而為味也。海藻。鹹。當
 以水。泔。浸。其。味。而。水。藻。淡。但。以。清。泉。滌。去。其。土。若。國。經。紀。海。中。諸。菜。俱。能
 療。瘰。癧。結。氣。之。疾。非。所。要。用。不。暇。縷。辨。金。李。東。坦。心。法。海。藻。鹹。寒。洗。去。鹹
 泄水氣。元而從善。本草元。云。海藻為臣。屬陰。味苦鹹。寒。性沉。利。水道。
 開閉結之便。泄水氣。消過身之腫。破結氣。癰腫。瘰癧。消疝氣。羣丸。下墜去。

腹中上下雷鳴瘵皮間積聚暴癘辟鬼魅百邪利小便熱結生登萊諸州
海內以七月七月採之似似才本草然括海藻鹹寒主癰瘡一般海帶更
長柔專除疝氣偏瘻病水腫逢之亦可消前推得海藻也藥草也一本海
帶如龍散生海中弱草也雅海羅海藻陸佃增雅爾雅曰得海藻如水
藻而大似髮黑色生深海中陳藏器本草以為海非所謂綸似綸組似組
東海有之正為二藻也善療瘡癩夫頭處險而瘳今汝洛間多焉而浙右
閩廣山嶺重障人鮮病之者按本草海藻昆布青苔紫菜皆瘳癩瘳結氣
被海之邦食此故能瘳之也台州府赤城志海藻生海中又一種甚大俗
名大養又一種細而紫色名鹿角菜
唐張籍詩贈海東僧 與爾收海藻
水藻 山居備用水藻可如常菜
滿東園。盧蘇生兒芥有孫我與何曾同一飽不知何苦食難勝况樂菜之
佳乎文苑百華郭元超水藻賦游于行遊登香山之孤嶽翠谿崑以淪漣
紅埤赫乎崩駭爾其雲崖委瀟風聖鳴卷台形彪以百石藻漫草山疑
川予以米藻于彼行潦涸注之毛汙潭之藻一作早霽霽靡靡沉沈悠悠
乍實緣於春水或暮歷於春洲觀其往往繁散離離無畔坡嶺島嶼暉祥
江漢碎流月於澄波隱孤雲於斷岸生不擇所長亦無葦不資潤於微露

不堪成於動風纖莖確確密葉茸茸宿銀塘之白鷺瑤清一作碧水之文
虹則如米流則游過壑則橫柔而能全豹而能且其為隱也不居高而處
卑其為謙也常韜光而晦色嗟茂族之無託矚貞芳之見移生君之銅沼
況若之瑤池雜青蓮與翠荷一作仙杜若與江蘿生一作全於水人不

牛藻

雨雅釋草若牛藻郭璞注
似藻葉大江東才為馬藻

馬藻

注詳上

倒枝藻

郭子橫洞冥記漢武昆明池中有倒枝藻
枝橫水上長八九尺餘如結網野鴨秋鳧

水網藻

注詳上

黑河文藻

漢武

黃異記會稽謝玄御采藥遇神女邀至東華夫人
所居夫人為設珍肴而有黑河文藻詳仙事
帝內傳元封元年七月七日武帝修除宮掖之內設生殿上以俟王母王
母至上殿東向坐帝南向向王母王母曰得告女妾言我曾聞先王曰大
上之藥風實雲子玉津金葉月精為壽碧海椰菜蓮菜文龍濁河七葉動
山高柳社承玄都之綺華仰款雲山之朱窰夜河天骨昆吾漆沫空洞靈

瓜四切一實宜後驕騰矣山夜日東擬扶桑之丹桂俯探長河之文藻
此童子九色鳳腦太真虹芝天漢戶竹南宮火窟西嶽扶老三渠龍華生
子大道有符食之復天而老此
太上之所服非仲仙之所保

品藻

毋府元龜傳曰從人必於其倫
古之作者曷嘗不靈機內照精

鑿外朗詳談人物極別淑慝或察言而知行或因詩以見志或窮居而未
其操或目擊而辨其道乃至哲人既往遺風可挹擇舉推引形容筆撥明
其志行之所趣用俾方未而取法斯聖賢之深旨也春秋之則象數尤著
丘丘聖師其論詩矣子與著書亦頗商榷後孟堅列九等之序汝而有
月三之評皆是物也歷代而下話言靡絕孟子貢方人夫子稱其不殿者
誠以賜之多言也在於品題銓度取資為益夫豈有過哉魯植成王論周
公以天下初定武王既終而成王尚幼未能定南面之重是以推已忠誠
稱制假號二弟流言居公疑之發金縢之書然以用宿亦未決也至於昭
帝所以不疑於霍光者緣武帝有遺詔於光使光若周公踐天子之位行
周公之事吾恐叛者非徒二弟疑者非徒居公也且賢者固不能知聖賢
自其庶身昭帝固可不疑霍光成王自可疑周公也若以昭帝勝成王霍
光當踰周公耶若以光勝成王湯禹作營營營居周公之不見疑必也

永樂大典卷一萬一千六百二

七

冊府元龜管仲為齊相既寢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甚疾若不可瘳
也不幸而不起此疾彼政我將安移之管仲未對桓公曰鮑叔之為人何
如管仲曰鮑叔君子也千乘之國不以其過予之不受也雖無千乘之國
不以其過彼也不受雖然不可以為政其為人也好善而惡惡之已甚已
大之言信忠惠人太甚見一惡終身不忘桓公曰然則孰可管仲對曰隰
朋可朋之為人好上讓而下問好上讓謂好知遠大之事臣聞之以德予
人者謂之仁以財予人者謂之良以善勝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
合人者生巧己之心故不厭之以善養人者未有不服人者也予國有所
不知政于家有所不知事必則朋才者皆知之則事無不己將不勝任而
政則能有所不習故可以存政且朋之為人也居其家不忘公門居公門
不忘其家事者不二其心亦不忘其身舉齊國之弊植路之家五十室其
人不知也太仁也哉其朋乎惟指也或有舉齊國之弊什與路方之家五
十室言其事久而且亦願此皆自有上司朋能不予預而後如此所預於
國有所不習故合於天地之人不容我故曰太仁我其則予公又問曰不
幸而夫仲父也二參大夫者其猶能以國寧乎管仲對曰君請觀已乎
心謂有所為而所以此鮑叔才之為人也好真實實無之為人也好善

永樂大典

卷一一六〇二

齊威之為人也能事孫在之為人也善言公曰此四子者其孰能一人之上也寡人并而往之則其不以國寧何也子四子皆有起絕之甘無人能適其上今昔得日之國而不事何也對曰鮑叔牙之為人好直而不能以國誑不能為國以法其身者皆無之為人好善而不能以國誑齊威之為人能事而不能以足息齊威者於其後會於信然不能如之也孫在之為人善言而不能以信然其所陳言既見任用而不能然凡此四子皆非能太過不能與時在仲故用不常臣聞之消息滿虛與百姓法信然後能以國寧勿已者則其可乎朋之為人動必量力舉必量技言然曾然而歎曰天生之則以為與吾古也其身死古為生焉古則示時隨已早之不得久理存然故未敢言此凡知未然矣古所以與之也昔氏春秋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將何以教寡人管仲對曰願君之遠易身整刀常之至衛公子啓方也公曰易身兼其子以像寡人使也公猶尚可疑那管仲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子子之志將何有於君公又曰整刀自害以近寡人猶尚可疑那管仲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身其身之志又將何有於君公又曰常之至當於死至能去病病猶尚可疑那管仲對曰死生命也病病本也君不用其命守其本而待常之至彼將以此無不

永樂大典卷一千六百二

八

為也公又曰衛公子啓方事寡人十五年其父死不取歸哭滿尚可疑那管仲對曰人之情無不愛其父父之志將何有於君公曰諾管仲死盡遂之食不甘官不治病不起朝不肅履三年公曰仲父不亦過乎復召而友之明年公有病常之至從中曰公將以某日薨易身整刀相與作亂公令衛公子啓方以書往四十人衛公既為歎涕曰管子聖人之所見豈不遠哉若死者有知我何面目以見仲父乎蒙衣袂而死絕于壽宮左傳文公七年狄侵我西鄙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同賈季問鄭舒且讓之鄭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 襄公二十七年鄭伯身趙孟于出離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太叔二子石中既公孫段也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親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林第之言不踰國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為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子太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志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教福將焉往君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季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戾矣詩以古志

志誣其上而公恣之以為宿弊其能久乎幸而後古叔向曰然已侈所謂
 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夫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
 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樂以民安不法以使之後亡不亦可
 乎新序晉獻公用荀息之謀而禽虞公虞不用言之奇謀而亡故荀息非
 霸王之佐乃戰國并兼之臣也若言之奇則可謂忠臣之謀也禮記雜記
 孔子曰管仲饒置而朱結株樹而反結山節而藻稅賢大夫也而難為上
 也晏平仲祀其先人祔廟不佞立賢大夫也而難為下也君子上不僭上
 下不偏下論語八佾第三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
 三歸官室不攝焉侍儉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
 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玷管氏亦有反玷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公治
 長第五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孟武伯
 問曰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
 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
 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
 其仁也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
 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子曰吾未見剛者

水樂大典卷一萬一千六百二

九

或對曰申儀子曰儀也然馬得剛 又曰齊武子邦有遺剛知邦無道則
 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
 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
 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又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稅何如其知也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
 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
 曰仁矣子曰未知焉得仁 子曰齊景公問政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則曰猶吾大夫在子也違之之一拜則又曰猶吾大夫在子也違之何如子
 曰清矣曰仁矣子曰未知焉得仁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又曰孰謂微生高直也己醜焉己諱其鄰而與之 非也第六子曰乘也
 可使南面 仲弓在雍字仲弓問于孔子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
 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子曰雍之言然 子曰回也
 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季康子之母死也問仲由可
 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
 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達而第
 七子貢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子曰自古之賢人也 先進第十一子曰從我

於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願淵問子禽冉伯牛仲弓皆稱宰我子貢政
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子曰由之瑟吳為於丘之門門人不敬子
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
商也不及同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柴也愚魯也魯師也辟由也
劣子曰由也其廉乎廉空賜不交命而貨殖焉德則屢中李子然李氏
之曰且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吾以子為異之門曾由與求之問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
者與子曰哉父與君亦不從也憲問第十四或問于庄子曰忠人也問
子曰西曰彼我彼哉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飲水而無怨言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又曰晉文公諱而
不兵齊桓公正而不滿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
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子
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桓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
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豈若臣大夫
婦之為諱也自經於溝瀆而美之知也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
我則不敏衛靈公第十五子曰直春史魚亦有道如夫邦無道如夫君

永樂大典卷一百一十六百二

子哉適伯玉邦有過則往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季氏第十六齊景公
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
之其斯之謂與復于第十八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
仰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吾中倫行中處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
故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子張第十九子游曰吾
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家語
曰子貢曰陳靈公君臣宣淫於朝泄治諫而殺之是與比干同也可謂仁
乎子曰比干於紂親則叔父官則少師忠款之心在於宗廟而已用必死
事之真身死之後紂悔寤其本志情在乎仁者也泄治位下大夫無骨肉
之親懷寵不去以區區之一身欲正一國之淫昏死而無益可謂懷表詩
曰民之多僻無自立辟其泄治之謂也又曰孔子北遊農山顏回侍曰
願得明王立主而輔相之教其五教道之以禮樂使城郭不修溝渠不越
詩劍戰為農器故牛馬於原藪室家無惡曠之思千歲無間賊之患子曰
美德也不傷財不害人不禁辭則顏氏之子有矣又曰顏回問於孔子
曰臧文仲武仲孰賢孔子曰武仲賢哉回曰武仲世稱聖人而身不免於
罪是智不足稱好言兵計而往就於郭是勇不足名也夫文仲其身雖沒

永樂大典

而言不特惡有未賢孔子曰身沒言立所以為文猶有不仁者三不智者三
是則不及武仲也曰曰可得聞乎孔子曰下展禽直六闕。明曰五之
以死行有去職席三不仁也設虛器繼進祀祀海鳥三不智也武仲在齊
齊將有禍不受史其國以避其難是智難之也。又曰游臺子羽有君子
之容而行不勝其說軍我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充其辯孔子曰以容取人
則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則失之宰予。又曰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
孔子與之琴使之強切切而悲子曰君子也子曰閔子三年喪畢見於孔子孔
子與之琴使之強切切而悲子曰君子也子曰閔子哀未盡矣子曰君
子曰閔子哀未盡能進之以禮子夏哀已盡能引之及禮均之君子不齊
可哉。又曰孔子曰不違怒不深怒不誅舊罪再舉之行也不畏強禦不
侮鰥寡才任治或仲由之行也文勝其質好學博藝有物而動是再求之
行也齊莊而能肅志通而好禮為推而有節是公西華之行也滿而不盈
實而不虛其德敢言於人無所不信是曾參之行也送迎必敬上交下接
是卜商之行也先成其慮及事而用故動則非妄是言偃之行也五復白
上之結是南容之行也執繩之表未嘗見齒是高柴之行也不忿為惡蓋

伯夷叔齊之行也畏天而敬人蓋趙夫子之行也臨其難不愛其死謀其
身不遺其友君若用則進蓋隨武子之行也國家有過其言之足以治無
道其默之足以生蓋伯華之行也外寬而內仁真已而不直人以善自終
蓋蘧伯玉之行也孝恭慈行九德圖美於貧去惡輕讖不道蓋柳下惠之
行也君有道從命無道衡命蓋季仲之行也孟子公孫丑章句上公孫丑
問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
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退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
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達則達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
謂則學孔子也。伯夷伊尹於孔子若若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
子也。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君子不由也。 雜要章句
下為樓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
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
而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援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
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曾子居武城。有越寇。至則去。寇退乃反。子思
居於衛。有齊寇。至則去。寇退乃反。子思居於衛。有齊寇。至則去。寇退乃反。子思
居於衛。有齊寇。至則去。寇退乃反。子思居於衛。有齊寇。至則去。寇退乃反。子思

永樂大典

卷一一六〇二

萬章章句下孟子曰伯夷聖人之清者也伊尹聖人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人之和者也孔子聖人之時者也 賈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思則事我者也 盡心章句下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何謂善何謂信曰可欲之為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荀子大略屬晏子功用之位也不如子產子產忠人也不如管仲管仲之為人乃功不力義力智不力仁野人也不可以為天子大夫淮南子管仲文錦也雖醜登廟也社公以勇少成重水文錦之服大富在明堂故曰雖醜登廟也子產猶染也美而不奪子產神節以未平濟湖涉者孟子曰志而不知為終始者以子產喻也 中八月今日命仲官孫請注成其凡如人之子也太平御覽姚信士緯曰延陵季子際會之間衛尉蔡君限之於約余必以然季子通妙達道之機假其討先忿增禍亂受先之讓非其本志若季子之為君也欲行王道其與國乎治霸術以力與列國爭強則不肯破強楚而并其封疆也國人在先而心歸季子季子不立社稷將傾恐先憂遠內灼而異國外生非常之變將加于萬人是以季子相時慮事順以安民而謂其弱木固欲自蔡子

永樂大典卷一六〇二

十二

答曰諸兄以賢讓國與之真能揚文武之道教崇仁義之美化以移風易俗耳何必當與周乎乎而荀守一節運耕於野使運國無討賊之意反云國家有主社稷有祀乃吾君也蓋開篡殺之路非所謂從忠教也越絕書或問曰子胥范蠡何人也曰子胥勇而智范蠡智而明皆賢人也問曰子胥范蠡去二人行違皆稱賢何也答曰論語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事君以道言耳范蠡單身入越致主於爾有所不合故去也問曰不合何不死曰止去事之義也義無死子胥死者受恩深也傳曰孔子去魯而歸無肉曾子去長藜蒸不熟微子去比干死孔子並稱仁行雖違其義同先與生歟與成其同奈何論語曰有殺身以成仁子胥重其信范蠡貴其義信從中出義從外入微子去者痛殷道也此干死者忠於紂也箕子亡者絕也忠信之至相為表裏耳問二子孰適乎曰以為同耳箕子為纘論太史遷云顏回雖為行不遇仲尼不能彰其名也故五尺之童德微大舜使在他門未幾及此也夫甘羅少回六歲復河東五城萬來郊迎而佩印雖所私非道義然當秦之時染詐變之風也使難在孔門治丘之訓亦可聞一知十乎曰未必也昔齊欲伐魯魯求救於陳常而孔子不許遂使子貢子貢一出破齊強魯亡兵霸越存魯也夫顏子與賜程智比才相較於八至

於此事而立不使也。孔子曰：高謂魏王曰：臣人魏見君二計，臣張叔謀有餘，范威智不逮，然其功一也。王曰：叔也有餘，威也不逮，何得同？子答曰：萬里同歸，伯樂為之，皆以王石相，秣和氏為之，數息故，賢愚共賞，則能士臣謀，貞偽相銷，則智士結舌，雖有餘猶不逮也。又曰：東里問：空腹而好自賢，欲自親於子，順子，順弗下曰：夫東里問外賢，頑狂有似，味直內懷虛妙，非丈夫之節。若其度，該稱膚而目，翳眉實美於人也。聖人論士，不以此為貴者，無益於德故也。又曰：宮他見子，順曰：他用於貧賤，欲自託富貴之門，庶克濟乎？子順曰：夫富而可以託貧賤，而可以寄賤者，天下寡矣。非信義君子，明識通達，則不可所欲託者，誰也？宮他曰：將焉趨？公子順曰：非其人，矣。雖好養士，奉而已終，不能稱也。宮他曰：將之齊，曰：氏子順曰：齊弟，窮窮各濟其私，無求賢之志，不足歸也。宮他曰：將之齊，曰：氏子順曰：齊大國也，其士大夫皆有多黨之心，不能容子也。他曰：然則何向而可？子順曰：濟子之欲，則宜若。子可也。又曰：魏安釐王問子，順曰：馬曰：之為八，雖少，文桓桓亮，直丈夫之節，吾欲以為相，可乎？谷曰：知臣與若君，何有不可至於亮直之節，臣未明也。王曰：何故？谷曰：聞諸孫卿，其為人，已長日而承規者，必體方而心圓，每以其相人，千百不失，臣見回非不俾其體。

永樂大典卷萬一千六百二

徐然甚疑其目，王卒用之。三月，果以諂言得罪，呂氏春秋吳起謂有文曰：事君，果有命矣。商文曰：何謂也？其起曰：治四境之內，或訓教變習俗，使君臣有義，父子有序，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曰：今日直賢為臣，其主安重，今日祥道辭官，其主安輕。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曰：後行一鼓，故人前使三軍之士，樂死者，生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吳起曰：三者子皆不吾若也。位在吾上，命矣。夫商文曰：吾子問我，我亦問子，變世主少，羣臣相疑，然肯不定當此之時，屬之我乎？屬之子乎？其起默然不對。少問曰：然商文曰：是吾所以加於子之上也。藝文類聚魏夏侯玄樂教論大夫求古賢之意，宜以大者遠者先之，必迂迴而難通，然後已焉。可也。觀樂生報燕惠王之書，其始庶乎知機合通以終始者，與其喻。王曰：伊尹放太甲而不殘，太甲受教而不怨，是以天下為心者也。夫欲極道德之至，重務以天下為心者，必致其主於盛隆，合其趣於先王，樂生之志，直其局，適當時止於兼并而已。敬舉齊之事，所以運其機而動四海也。國城而害不加於百姓，此仁心著於遐邇，免來國不謀其功，除暴不以威力，此至德令於天下也。適至德以率列國，則義於湯武之事矣。樂生方欲大綱以繼二城，收民明信，以待其弊，待使即呈言，合備，使其上兩降，平戈，順成，首也。

善守之智無所施之然求仁得仁即聖大夫之義也任窮則從微子過周之道也問備廣之路以侍田單之徒長容善之風以申齊之志我澤如春下應如草道光宇宙智者宅心然則鄰國傾慕四海遙頌思慕燕主仰望風聲二城必成則王業隆矣雖淹留於兩邑乃所以致遠於天下也不幸之變勢所不圖敗於垂成時運固然樂生豈不知彼二城之迷了哉顧城後而業中允宜不慮不慮之致變哉顧業中與變同也由是觀之樂生之不屠二城其未可量也西漢書高祖紀高帝直酒洛陽南宮上曰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王陵對曰陛下博而侮人項羽仁而欺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與之天下同利也項羽疾能如賢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與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不知其二夫運籌策於帷幄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張子房鎮國家撫百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眾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能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之此其所以為我擒也解生皆悅服蕭何傳漢五年上以何功最盛先封為鄼侯群臣皆曰蕭何未有汗馬之勞願居臣等上何也上曰諸君知張子房張子房大謀遠計謀臣也而發縱指示戰處者人也

永樂大典卷一萬一千六百二

今諸君徒能走得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依釋之傳文帝招釋之拜為大夫為上林令釋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又復門來陽侯張敖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為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畜夫喋喋利口捷給哉度益傳益為郎中文帝即絳侯為丞相朝罷趨出意得甚帝禮之恭帝曰送之益進曰丞相何如人也帝曰杜稷良益曰絳侯所謂功臣非杜稷臣杜稷臣主在與在亡與亡方呂后時諸呂用事稷相王劉氏不絕如帶是時絳侯為太尉本兵柄能正呂后沒大臣相與共誅諸呂太尉主兵通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杜稷臣以蕭何傳蕭何為功臣蕭何曰漢無何如人也助曰使蕭何居官上以滄人然至其輔少主守成雖自謂有奇能奪也曰然古有杜稷之臣至如汲黯近之矣通鑑漢武紀漢廷大臣獨汲黯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或以非至如說丞相弘等如登雲振落耳張敖傳敖治京兆畧循趙廣漢之迹方畧身日發伏禁森不如廣漢揚雄傳仲尼之後託于漢道德行躬問股肱蕭曹及及名時尊卑之條稱述品藻誤漏濶辟古曰品藻者定其差品及文質公孫弘傳贊云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倪寬為行刑石建石慶皆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

永樂大典

韓安國野當時定令則趙高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消指則東方朔枚
舉應對則嚴助朱買臣登敷則唐都洛下閻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孫弘
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帥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
勝記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脩洪業招選茂異
而蕭望之梁丘賀及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象以
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丙吉子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
成龔道郵弘召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皆有功遠
見述於世參其右臣亦其次也太平御覽姚信士緯曰周勃之勳不如霍
光此前史所載較然可見而人以勳功大於光意竊不安何者勃奉高帝
大臣居太尉之德擁兵百萬既有陳平王陵之力又有朱虛諸王之援郡
寄港說以誦諸呂同衆之心易以濟事若霍光者以詹卒之際受寄託之
任輔弼幼主天下晏然遇燕王上官之亂誅除凶逆以靖王室廢昌邑立
宣帝任漢家之重隆中興之作參贊伊周為漢賢相推驗事效優劣明矣
又曰楊子雲有深才潛知屈伸沉浮從容玄然近于柳下惠躬隱之風
習似道疏而高不及也班固稱之有大度不孜孜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
二者之美孟亦良矣然楊子之蓄清貴甚遠然無廟堂之振對王公大人

永樂大典卷萬一千六百二

之辭故令其骨鯁不見節操不顯也夫五子之書將門人所記非自作也
故其志行多見非唯辭解而已或推萬鍾之保或辭兼金之贈或以周漢
遺珠二子時異不可責之於周或曰帝納異言而子雲無正論卒有投閣
之異孟軻昂昂其首然子雲保家養智之士孟軻鳳峙高世之英也曹
植漢二祖論曰高祖因暴秦而起官由亭長自止徒招集英雄遂誅強楚
光有天下功齊湯武業漢後嗣顯帝王之元勳人君之盛事也直寡善人
之美稱鮮君子之風采或秦宮而不出窳瑣生而不起計失乎郡生念遇
子韓信太公是詰於孝違矣數古今之大教傷王道之實美然其說將蓋
臣皆古今之鮮有而能任其才而用之聽其言而察之效兼天下而有帝
位也不然斯不免當世之安夫世祖體乾靈之休德福亞聖之才聰達而
多識樂施而愛人仲光前驅威風先逝軍未出於函車羊已覽于西極當
此時也九州鼎沸四海瀾涌言帝者二三稱王者四五成鴻視狼顧虎起
龍驤光武乘朱光之巨鏡震赫斯之隆怒遺滌凶穢勦除醜類若幼風而
縱烈火曬白日而掃朝雲也計功則業侔比隆則事異語德則難譬言行
則無極平龍立不刊之遊跡建不朽之元功故曰元武其近履也魏文帝
論曰或有方周成王於漢昭帝者余以為周氏體聖考之作氣象贊此

永樂大典

卷一一六〇二

之胎教周君為保傅。呂尚為太師。故嘆天必舍仁義之聲。觀德必親履義之容。弘踐祚之義。隆太平之化。禮樂興於上。頌聲作於下。時成五年二十二年。國三十年。世水治。長德與年。豐大考昭。父非武王。母非邑姜。誰不承聖化。不胎育。保無仁孝之德。佐無隆平之治。所謂生深宮中。長婦人子矣。德與體并。習與性成。孝昭之前。年二十有一。承表弊之世。牧彫落之民。臣無淑聖之習。身有姪折之期。欲高隆周成。豈不謬哉。張輔石士。優劣論曰。世人論司馬遷。班固才之優劣。多以固為勝。余以為失遺。載三千年事。五十萬言。州叙二百年事。八十萬言。鳩眉不暇。固之不如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將勸。惡足以鑑誡。人道之常。中流小事。無取。又固猶難。易益不同。夫人遺為蘇秦。張儀。范雎。蔡澤。作傳。還辭。沈雄亦足以明其大才也。此真所以為良史也。謝承後漢書曰。桓帝徵徐穉等。不至。固問陳蕃曰。徐穉未聞。穉者。推為先後。蕃對曰。則生公族。聞過漸訓。長於三輔。仁義之俗。所謂不扶自直。不鑿自暎。至於穉者。爰自江南。卑薄之域。而角立傑出。宜當為先。范滂傳。滂汝南人。或問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它。滂後辟太尉黃瓊帳。郭泰傳。泰字林宗。太原介休人。泰之所名。人品乃定。先言後驗。眾皆服之。始至

永樂大典卷一萬一千六百二

十六

南州。過東。奉高。不霜。而去。從黃叔度。累日不去。或以問泰。泰曰。奉高之器。譬之泛濫。雖清而易挹。叔度之器。注注若千頃之陂。澄之不清。擾之不濁。不可量也。已而果然。人嘗謂劉攄口訥。心辨。有珠璣之質。終必為令德之士。司徒黃瓊辟太常。瓊與泰有道。並不應。泰後漢書曰。王允字子師。太原人。世仕州郡。郭林宗嘗見允。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遂與及善。允至司徒。范曄後漢書曰。許劭嘗到潁川。多長者。之遊。唯不詣陳蕃。蕃嘗喪妻。遂葬鄉人。舉至而劭獨不往。或問其故。劭曰。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樂性峻。峻則少通。故不造其多所裁量。若此。或曰。荀靖與荀爽。孰賢。劭曰。二人皆正也。愚則外胡。故愚內潤。曾操微時。常舉厚禮求為己。劭鄙其為人。而不肯對。操乃何。障有之。不得已。曰。君清平之野。龍世之英雄。操大悅。而劭與從兄。績俱有高名。好共裁論。鄉黨人物。每月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孔融傳。融與韋端書曰。前日元將來。淵才亮茂。推度弘毅。偉世之器也。昨日仲將人來。且欲若等。曰。韋端二十。韋字王時。誕字仲時。懿字貞實。文憲篤誠。保家之主也。不意雙珠近出。老蚌甚珍。貴之後。官至少府。李膺傳。膺。潁川襄城人。時鍾皓及荀淑。並為士大夫。所歸慕。膺常歎曰。荀君清識。難尚。鍾君至德。可師。膺位至司徒。後封

于正書曰孔子稱蘧伯玉無道可卷而懷也。今李膺居濁世之中儼然與世殊塗此西山飲夫之壽身卒死於非罪惡得為雅人。又曰李膺言出于口人莫得違也。有難李君之古者則辨黨非之。李君與人同與或則石聞天下資治通鑑漢獻帝紀鄧奉謂董卓曰明公出自西州少為將帥問官軍事來本初公卿子弟生處京師張孟平長者坐不聞堂孔公緒清談高論塵枯吹生並無軍旅之才臨鋒決敵非公之倚也。又曰龐德公嘗謂諸葛孔明為卧龍龐士元為鳳雛司馬德操為水鏡皆德公語也。文中子天地篇或問楊雄張衡曰古之振奇人也其思苦其言難曰其道何如曰清矣太平御覽魏文帝與論傳教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三輔決錄曰拜主字仲升其父賤故張伯英與李幼才書曰拜仲升高德美名命世之才非得氏小技所有新堂齊士所當出也。陳群汝穎士論群以為孔氏先汝穎士勝負之評矣孔谷曰汝南戴子高親止于朱為騎與先武帝共揖於道中福川士雖抗節未有能頡頏天子者也汝南許子伯與友人共說世俗將壞同夜起舉聲號哭福川士雖頹憂時未有能哭世者也汝南許操教太守劉展圖開梅波灌萬頃軍世獲其功韓元長雖好地理未成功見效如許操者也汝南張元伯身死之後見夢於范滂卿稱

永樂大典卷一百一十六百二

川雖有奇異未有鬼神能靈者也汝南應世叔請書五行並不稱川士雖多聰明未有能離婁正照者也汝南李鴻為大尉孫弟殺人當死鴻自縛詣門乞代弟命使欲賜而死弟因得全福川士雖欲尚節義未有能然身成仁者也汝南崔文仲為東郡太守始舉義兵以誅王莽福川士雖疾惡未有厥家為國者也汝南朱公著為甲科郎中上書欲治梁冀福川士雖務忠謹未有能沒命直言者也。姚信士諱曰論清高之士上可如老子莊周下可如君子宜耳若於陵仲子及嚴遵夏禹子治未可盡以為師矣平議之士若李札趙武連于林宗皆可盡為刑也其漫哈伯宗及末世史雲子將之屬皆良而未善也聖人考功黜陟猶以三載而于將月且之虞史雲雖此廢人其觀進者或詐虛其忠沮者皆離厥識誠可謂妙矣然非沫泗之風三千之弘化。又曰汝南陳仲舉體氣高烈有士臣之節福川李元禮忠平正真有社稷之能海內論二士有讓而未決陳留蔡伯喈云仲舉強於犯上元禮長於接下犯上為難接下為易仲舉為先元禮後矣天下於是為定惡思竊以伯喈未必可從也夫早諫戒辭犯上之微也舜治百揆接下之效也故陳平謂王陵言而折廷爭我不如公至安劉代公不如我而犯上則為優是王陵當高於良平朱雲味于吳野矣陸公仲

答曰陳李二君德齊於行才等於身無長短之差時人感其先後世既仲
欽遂在三君之下元禮居八俊之上三國魏志鍾繇傳繇為太尉以為顏
子既沒能備九德不貳其過雖荀彧為然或問繇曰君惟重荀君此之類
子自以不及可聞乎曰夫明君師臣其次友之以太祖之聰明每有大事
常先諮之荀君是則古師友之義也晉等受命而行猶或不盡相去顧不
遠邪 文帝問羣臣昔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子賤治單父民不志欺西門
豹治鄆民不敢欺三不欺於君德孰優繇與司徒華歆司空王朗對曰臣
以為君任德則臣履義而不志欺君任察則臣畏覺而不能欺君任刑則
臣畏罪而不敢欺任德履義與夫導德齊禮有耻且格等趨者也任察畏
罪與夫導政齊刑免而無耻同歸者也孔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
所而眾星拱之考以斯言論以斯義臣等以為不志欺不能欺優劣之殊
在於權衡非徒依帶之差乃鈞錙之覺也且前志稱仁者安仁智者利仁
畏罪者懼仁校其仁者功則無以殊核其為仁者則不得不異安仁者性
善者也利仁者力行者也懼仁者不待己者也三仁相比則安仁優矣易
稱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若君化使民然也然則安仁之化與夫懼仁之化
優劣亦不得相懸絕也然則三臣之不欺雖同所以不欺異也則純以

思義崇不欺與以威察成不欺既不可同觀而比量又不符錯綜而易處
傷乎傳乎字義山天水真人以州從事為牧羊端使詣許并安定長史
年運嗣原請將阿來曾勝敗執在羊曰來公寬而不斷好謀而少決不
則無成少決則獲事今雖獲大終不能成大案曾公有雄才遠畧決機無
純法一而兵精能用度外之人所任各盡其力必能濟大事者也 何晏
侍妾與夏侯玄等名顯於時司馬景王亦預焉晏嘗曰唯深也故能通天
下之志夏侯泰初是也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惟仲也
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聞其語未見其人蓋欲以神况諸己也晏位至尚
書何晏冀州論畧古春秋以來可與海內比而較也恭謹有禮美賢于趙
秉仁德忠義美賢于趙盾納諫美賢于韓起共危定國美賢于孫臣
勇謀經國美賢于魏絳遠彈為主美賢于祁奚延譽先主美賢于張老明
智識物美賢于趙武消直為義美賢于叔向聰明肅恭美賢于羊舌肸守
信不移美賢于荀息見利思義美賢于中行穆子憂國行義美賢于先軫
書法不諱美賢于董狐分謗和眾美賢于解克流放能諷美賢于冀缺拔
幽進澤美賢于曰李守義死節美賢于樂恭子抗古不屈美賢于瑩切畧
不欺美賢于解縉實德知機美賢于師曠放而益顯美賢于張碑儒雅併

適美質于董仲舒體奉為敬美質于石奮才無文武千金不入私門莫質
于實嬰明君顯賢美質于田叔澄主知命莫質于貢高志義正真莫質于
鮑子都奪符志謀莫質于王宏 陳羣傳羣字長文明帝時為司空時太
尉華歆淡於財欲前後寵賜請公莫及然終不植產業羣常歎曰若華公
可謂通而不奢清而不介者矣羣與孔融論汝榻人物羣曰荀文若公達
休若友若仲豫當今並無對 且歆若子也 羣若子也 文若公達自也

其州人志稱在政為首羣以智不存身貶之林曰大丈夫為有選進耳即
如仰諸人良足才 壯志傳志字務倫時張闓字子臺以簡質聞志著家
戒稱闓曰張子臺視之似鄙樸人然其心中不知天地間何者為美何者
為好教然以如與陰陽合德者作人如此自可不富貴然而患禍當何從
而求世有高亮如子臺者皆多力恭體之不知也後官至幽州刺史征北
將軍 蔣濟傳濟字子通時汝南許靖字文体風有名譽既以篤厚為稱
又以人物為意雖行事舉動未悉允當濟以為大較所廟器也濟而後論
論許子時曰許文体者大較所廟器也 而子持純之若實不貴之是不明
也故今知之且吾人之濟位至太尉 陳登傳登為廣陵太守請陳矯為

永樂大典卷二萬二千六百二

功曹使矯詣許謂曰許下論議待吾不足是下相為觀察選以見誨矯還
曰聞遠近之謗頗為明府驕而自矜登曰夫閉門難修有德有行吾敬陳
元方兄弟淵清上潔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修疾忍有識有義吾敬趙
允達傳允達記奇逸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傑出有士節之譽吾敬劉玄
德所敬如此何論之有餘子璜璜亦為足錄也登雅意如此而深敬及矯
管輅傳輅字公明冀州刺史策微辟為文學從事徵問輅曰何平叔一
代才名其實何如輅曰其才者益益之水所見者清所不見者濁神在廣
傳志不務學弗能成才欲以益益之者求一山之形形不可得則智由此
益故說老莊則巧而多華說易之義則美而多偽華則道浮偽則神虛傳
上才則淺而流絕得中才則游精而獨出輅以為少功之才也微曰誠如
未論吾數與平叔共說老莊及易常覺其辭妙於理不能折之又時人歎
賢皆歸服之為益今不了相見得清言然後灼灼月官至少府丞 韋誕
傳誕字仲將為大鴻臚卿魚豢曰身者往者曾達解傷之徒後曆引類以
解縛結誠彼時文解之傷也今覽玉繁繁欽既瑞陳淋路詳諸人前後文
首亦何言不若哉其所以不捨者時世異身今又竊怪其不甚見用以問
仲將仲將云仲宣上策字也傷於肥態休伯贊欲守此無格檢元瑜此

永樂大典

卷一一六〇二

病於體物孔璋陳此字之實自處疏文蔚殊字之性頗忿驚如
 是彼為非徒以貽燭自煎糜也其不高蹈蓋有由矣然君子不責備于一
 人譬之未漆雖無楨幹其為光澤亦壯觀也 鍾會傳會守士季為黃門
 侍郎吏部郎其文帝問其人於會會曰裝楷清道王戎簡安皆其選也
 袁準傳準字孝尼渙子也官至給事中或問準請葛何人也曰張飛關羽
 與劉備俱起爪牙腹心之臣而成人也晚得諸葛亮周以為佐相而群臣
 悅服劉備足信亮足重故也及其受六尺之孤攝一國之政事凡庸之君
 專權而不失禮行君事而國人不疑如此即以為君臣百姓之心欣戴之矣行
 法嚴而國人悅服用民盡其力而下不怨及其兵出入如賞行不冠勇先
 者不豫如在國中其用兵也止如山進退如風兵出之日天下震動而人
 心不憂亮死至今數十年國人歌思如周人之思召公也孔子曰雍也可
 使而面諸葛亮有焉又曰或云故少府掾年豈非忠臣哉見人主之非則
 勃然怒觸之與人言未嘗不道也豈非所謂王臣寒暑匪躬之故者歟答
 曰然可謂直士忠則吾不知也夫仁者愛人施於君謂之忠施於親謂之
 孝忠孝者其本一也故仁愛之至者君親有過諫而不入求之及復不得
 已而言不忍宣也今為人臣見人主失道直諫其非而播揚其惡可謂直

永樂大典卷萬一千六百二

二十

士未為忠臣也故司空陳群則不然其談論終日未嘗言人主之非言數
 十上而外人不知君子謂群於是乎長者矣 崔瑗傳瑗禮虛執始入軍
 府崔瑗曰瑗疏亮亮烈剛簡能斷虛清警明理百鍊不消皆公才也後成
 至鼎鑪 賓相傳謝曰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遜見
 兵勢 又文帝問賈詡曰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對曰攻取
 者先立權建本者尚德化但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
 臣宿料羣臣無備權之對也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勢今宜先文後
 武文帝不納後興江陵之役士卒多死 徐邈傳虛欽著書稱徐邈曰徐
 公志高行潔才幹氣猛其施之也高而不稍潔而不介特而守約猛而能
 寬聖人以清為難而徐公之所易也或問欽徐公當武帝之時為通自在
 涼州及還京都人以為介何也欽答曰位者七孝先君李珪用事書清素
 之士于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為通也夫天
 下者靡特相放效而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
 也是世人之無常而徐公之有常也 陳泰傳司馬文王與陳泰親友武
 陔亦與泰善文王問陔曰玄伯何如其父陔曰通雅博暢以天下聲教為
 己任者不如也明統簡至立事通之典舉稱衡自荆州北遊許都書一卷

不之得遂無所適或問之曰何不從陳長文司馬仲達乎衡曰卿欲我從
 廣結兄輩耶又問曰當今復誰可衡曰大兄孔文舉小兄楊德祖又問曰
 今若趙湯寇皆蓋世乎衡見荀有儀容趙有腹人因答曰文若可借而弟
 長雅長可監厨請客其意以為荀但有說趙但咬肉也 又曰趙數曹三
 輔亂客於荆州劉表以為賓祭是時橋衡未造京師詆訛朝士及而見散
 歎之曰劔則子將美耶本則將桐梓漆人則願冉仲弓也建安中丞相南
 取荆州執事乎曰何相見之晚魏氏春秋高貴卿公即位神明異為德壽
 宣朗寵朝景王杜曰上何如主也鍾會對曰才同陳思武類太祖景王曰
 若如卿言杜授之福也 又曰高貴卿公為宴群臣於奉極東堂與侍中
 荀頌夜贊亮鍾毓虞松等諧述同帝問類等曰有夏既衰后相殄滅少
 康收集夏眾復為之績高祖拔起瓏山擊帥豪馬艾勇秦項苞舉宇內斯
 二主可謂殊才異畧命世大賢者也考其功德誰宜為先類等對曰遠之
 與因難易不同少康功德雖美至如高祖臣等以為優帝曰未必創業者
 皆優紹繼者成劣少康中宗中興之美論德履實方諸漢祖吾見其績亦
 聞其劣少康生於滅亡之後降為諸侯能布其德而光其謀卒滅過艾後
 為之績非至德豈能濟斯漢祖同土崩之勢專任智力為人子則數危其

永樂大典卷萬一千六百二

親為人君則因擊賢相為人父則不能衛其子身沒之後社稷頌若與
 少康易時而處或未能復大禹之績推此古之宜高夏康而下漢祖矣帝
 又曰夫太上立德其次立功漢祖功高未若少康武烈之威豈必降於漢
 祖哉但夏書論亡舊文殘缺故勳美闕而同載向今墳典俱存行事詳備
 亦豈有異同之論哉於是羣臣咸悅服也通鑑魏即陵厲公紀數為五行
 則太中大大韓瑩亮直清方則司隸校尉崔林貞固純粹則太常常林張
 輔名士優劣論世人見魏武帝處有中土莫不謂勝劉玄德也余以玄
 德為勝夫撥亂之主當先以能收相獲將為本一身之善戰不足恃也世
 人以玄德為呂布所襲為武帝所走舉軍東下為陸遜所覆未若武帝為
 徐榮所敗為被創之危也玄德在荆州劉景升父子不能用其計舉州降
 魏子下步騎不滿數千為武帝大眾所走未若武帝為呂布奔北將所擒
 劫突火之急也玄德為陸遜所覆未若武帝為張繡所困挺身逃遁以喪
 二子也若今高祖死於彭城世人方之不及項羽遠矣武帝於完下將復
 謂不及張繡矣而其安忍無親若楊德祖之徒多見賊害孔文舉桓文林
 等以宿恨見殺良將不能任行兵三十餘年無不親征功臣謀士曾無列
 土之封豈若玄德感而有恩勇而有義諸葛孔明張飛關羽曰人傑也朕

不亦優乎零陵先賢傳劉備曰子初到已字也才智絕人如孤可用非
孤者難獨任也亮亦曰運籌策於帷幄之中不如子初遠矣若提將鼓會
於軍門使百姓喜勇當與議之可太平所覽習鑿齒則周魯通諸葛論曰
客問曰周瑜魯肅何人也主人曰小人也客曰周瑜奇孫策於摠角定大
好於一而推魏武百勝之鋒開孫氏偏王之業威震天下名馳四海魯肅
一見孫權建東帝之舉子謂之小人何也主人曰此乃真所以為小人也
大君子之過故將竭其真忠佐扶帝室身主寧時遠宗名教若乃力不能
合事與志違躬耕而臥適逢當年何由盡臣履於孫氏於漢室未亡之日
耶客曰諸葛武侯其戴玄德與瑜肅何異而子重諸葛毀瑜肅何其偏也
主人曰大論古今者故宜先定其所為之本迹其致用之源諸葛武侯龍
蟠江南託好管樂有匡漢之望是有宗本之心也今玄德漢高之正骨也
信義著於當年將使漢室亡而史立宗廟絕而後繼誰云不可哉藝文類
聚骨依輔名士優者論曰樂毅諸葛孔明之優者乎或以毅相弱燕合五
國之兵以破強齊雪君王之耻圓城而不意攻將令道窮而義眼此則仁
者之師莫不謂毅為優余以五國之兵共伐一齊不足為強大戰濟西伏
尸流血不足為仁夫孔明包文武之德劉玄德以知人之明屢造其虛皆

以濟世奇策果滿智謀從橫遠東說孫權北抗大魏以乘勝之師翼佐取
蜀及玄德臨終禪登大位在樓櫓之際立童蒙之主設官分職班級眾才
文以軍內武以折衝然後布其恩澤於中國之民其行軍也路不拾遺毫
毛不犯勲業垂濟而隕觀其遺文謀謀弘遠雅規恢廓已有功則讓於下
下有聞則躬自存見善則遺納諫則改故聲烈震於遐邇也孟子曰聞伯
夷之風貪人廉余以觀孔明之志茲臣立師矣始將與伊呂爭傳豈徒樂
毅為伍哉吳志孫權與陸遜論周瑜魯肅及呂蒙曰公瑾雄烈膽吞萬人
道破孟德開拓荊州選為難繼君今舉之于秋東來孤與宴語使乃大舉
帝王之策一決也後孟德率數十萬眾水步俱下孤請諸將問其宜于
布衣衣俱言而道迎之子秋即駁言不可勸孤呼公瑾付兵眾逆而擊之
此二決也勸言借玄德地是其一恐不足以損二長也孤忘其短而不遺
其長于明少采數有膽而長大學問等畧可以次公瑾但言議不及身圖
取關羽勝於子秋 又曰周福著書稱步瀛及嚴峻等曰古今賢士大夫
所以大名長身者其由非一也然要其大歸指其常患四者而已急論議
一也爭名勢二也重朋黨三也務欲達四也急論議則傷人爭名勢則敗
及重朋黨則蔽主務欲達則失德此四者不除未有能全者也當世君子

永樂大典

卷一一六〇二

能不然者亦比有之豈獨古人乎然論其絕異未若顧豫章諸葛使君步
 丞相嚴衛尉張魯威之為美也論語言夫子備備然善誘人又曰成人之
 美不成人之惡豫章有之矣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屬使君體之
 矣恭而安威而不猛丞相履之矣學不求樣心無苟得衛尉魯威殆之矣
 此五君者雖德實有差輕重不同至於趨舍大檢不犯四者俱一揆也昔
 丁誥出於孤家兵繫由於牧豎豫章揚其美以並隆全之列是以人無曲
 滯而風俗厚焉使君丞相衛尉三君皆以奉水俱相友善論者因名敬其
 優劣初先衛尉次丞相而後使君也其後並事明主經營世務出處之才
 儀有不同先後之名須反其初此世常人所決愆也至於三者分好非無
 虧損豈非古人交哉又魯橫江首仗為兵也據陸口當世之美業也能與
 不能孰不願焉而橫江既占衛尉應其選自以才非將帥深辭固讓終於
 不就後徒九列運典八座榮不足以自耀權不足以自奉至於二君皆位
 為上將窮富極貴衛尉既無求欲二君又不稱薦各守所志保其名好孔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斯有風矣又魯威之名亦三君之次也當
 一方之成受上將之任與使君丞相不異也然歷國事論功勞實有先後
 故爵位之榮殊焉而魯威特處此大能明其部分心無失道之欲事無克

永樂大典卷一萬一千六百二

二十四

壯之求身升朝堂循履而勤辭氣蹇蹇固不惟志叔嗣雖親貴言憂其歎
 蔡文雖疎賤談稱其賢女配太子受權若予慷慨之趨唯為人物成敗得
 夫皆如所慮可謂守道見機好古之士也若乃經國家軍旅於馳騁之際
 立霸王之功此五君者未為過人至其純粹復進求不苟得并降當世保
 全名行邈然絕俗實有所師故祖論其事以示後之君子 又薛瑩字道
 隱為散騎常侍字稱王善書畫諱異弘博多通樓玄清白節操文理條暢
 質樸厲行貞潔機理清矣韋暉為學好古博見籍有記述之才胡冲以為
 玄辟著三時清妙畧無優劣必不得已玄宜在元辟當次之華嚴詩賦之
 才有過於暉典諸不及也 又虞翻稱閔澤曰閔主矯傑蓋蜀之楊雄人
 曰閔儒術德行亦今之仲舒也翻官至騎都尉又翻綜為侍中太子登使
 踪作賓友日異才卓越起踰倫匹則諸葛恪精識知機達幽究微則顧
 譚凝辨宏達言能釋結則謝景亮學執微游夏內科則范慎早衙乃私較
 綜曰允遜才而顯子嘿精而恨叔登辯而浮孝敬深而狹所古皆有指趣
 而衡平以此言見昏不為恪等所親後四人皆改吳人謂衡之言有徵又
 李膺字元恭善議論咸否得中甄奇錄異薦述後進題目品藻曲有條貫
 擇為選曹尚書選舉號為得才又諸葛恪傳恪字允遜蜀樊建以校尉未

傳。值權為第。不自見。建。權。門。諸。葛。恪。曰。樊。建。何。如。宋。預。也。恪。對。曰。才。識。不。及。預。而。推。性。過。之。世。說。新。語。諸。葛。瑾。弟。亮。及。從。弟。誕。並。有。盛。名。各。在。一。國。子。時。以。為。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誕。在。魏。與。夏。侯。玄。齊。名。瑾。在。吳。吳。朝。服。其。弘。量。陳。武。別。傳。武。時。人。無。察。者。胡。丘。問。遊。薦。之。於。軍。府。或。問。武。當。今。可。與。誰。為。軍。遊。曰。方。謝。道。堅。不。足。比。徐。世。璋。有。餘。道。堅。世。璋。皆。同。時。知。名。士。也。武。聞。之。笑。曰。乃。處。我。季。孟。之。間。乎。唐。語。林。謝。朓。絕。重。其。婦。張。玄。常。稱。其。婦。欲。以。敵。之。有。濟。尼。者。並。遊。張。謝。二。家。人。問。其。二。婦。優。劣。各。曰。玄。大。人。神。清。散。朗。故。有。林。下。之。風。朓。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房。之。秀。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六百二

永樂大典卷一萬一千六百二

二十五